



讀書
壯子
七

□ 13
2583
7



仁12
2583
10-7

磯見
圖書

文記法印調之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七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肅齋林希逸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

姓名魏賢也

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

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

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

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順在東郭因以爲氏名子方之師也

莊子卷之七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計并氏贈

儻然失志心領

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
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
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
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
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也皆當也其為入也真純也

翼首義云土梗土人

貌而天貌雖入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
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
自潔也清則廓離於物而能容之其大
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
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
人之意也消豁工之善猶可密言順子之
美不可密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
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土梗者得其理
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為累故不得以深
無為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曾令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

自楚適齊舍於曾

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
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
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

注禮義之弊有過節也

孟子滕文公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謂德
猶與也提斯豎聲以加惠焉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吉有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煥也
後漢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
惡也

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
為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於
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
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
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
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顏淵
容以懣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孟子卷之七

三

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朱子註周普徇比偏黨也此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翼云無器而民踏乎前謂無名器而民無歸附其前也

曰山心

人云

切業

人事存亡係朝暮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董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在是以是日但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未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道必至於無而後

播種待實不耕不種也

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三十一卷之二

四

何世事

汝奚患焉

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
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蹟乎前言人自
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
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
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
也瞪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為喻
也惡不可察者言道更於此精察也心死
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其於死也故
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力可
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
故日莫不比力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
至暮也有自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
後事可為待是待自也故日待是而後成
功是出則有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際日

視至樂篇別紙

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
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
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
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
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
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
察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
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
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
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
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知命也且彼者
日月加其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臂
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
故曰交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
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

孟子書曰心下篇曰聖人不知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曰性備言性之
所以為性也

毛詩七陽有龍巢篇中唐有
選註中中庭也唐堂塗也
列子古人鑿銀水中刻舟求

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未之所謂以見不到盡
處也故曰彼日盡矣而汝求以為有肆傷
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壁
唐隳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也就
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
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
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汝與吾之所行亦
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
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
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
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
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雖若其後則
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
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
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
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

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自不忘
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
上面吾服汝汝
服吾吾字不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

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

少焉見曰其也哉與其信然與向者先

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

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焉

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甚深微者

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
 是則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非是這箇孰
 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
 向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
 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

史記列五十一司馬相如傳
 吞如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
 曾不帶芥註張揖云帶芥刺

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葉隸者若葉泥墜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
 此知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
 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
 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
 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出於天而莫
 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
 福乎介芥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葉如
 泥墜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

知其不異之理則不亂心

鯁也

再本萬化作萬物非也

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
 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
 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
 心之患故曰萬化未始有極也夫孰能以
 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
 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
 為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
 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
 水之於洶也無為而木自然矣至人之於
 德也不循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

西復敷教切音副蓋也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末
 予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也至言者攝以上語多言語也謂老子其
 德加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
 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未
 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
 以脩心其說非也洶取也與酌同江河一
 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
 也木質也木之所以為木者自然之質也
 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焉外物亦
 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
 又何容方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醢中
 之蠅蝶也其色醜於甕中豈
 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莊子見魯哀

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
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
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
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
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

此與書小補疏
王介甫詩賦開意法錄一
左傳閔公五年晉侯使
申無伐陳也單浮餘公
與金玦佩安曹天曰金
離註玦佩而缺離不相
快晉決玉佩如環而缺不連
義取決斷

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
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
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五術也言魯之儒者
學術與先生不同也
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
能斷之義也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
服者多而皆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
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
賈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飛飯牛
之時豈
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
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

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宋元君將畫圖
 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衆史皆至受揖而立
 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
 龐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價值猶瀟漫也奇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
 史相揖而略不仕也槃礴箕踞之狀龐即
 穢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
 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與可畫
 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
 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
 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
 知此疑神神行相化
 至介甫詩神閑意定始一掃
 切與造化論錙銖云云思枯林氏誤為杜詩

釣常在也

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
 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
 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
 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
 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
 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佗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六十八

禮注 監作者左傳宋城萃元
爲植 韻會職韻

○ 餽 同 料 廩

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餽不自有其功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
壞植散群則尚同也外國之使斛大小不同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餽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
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之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此一段把本
糝撰辨箇話頭常釣者釣常有手也釣竿
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

史記 皇斗 勇劫量也左昭二十六年申豐云
○ 粟 五子 庭 注 瘦 十六年或作 餽 引莊
音 廩 易 論 六 三 食 舊 德 貞 屬 終 吉
或從王事無成
說命下自河徂亳既厥終罔
管見屬之夫夫上夫中讀同
天大山始皇石刻文曰御史
大夫蓋篆文夫與太相似耳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
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與曾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

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
毛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
也言所愛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
易法度也偏令無用無一事窮出號令也
號令之問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
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
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
功而不自異也餽即庚也外國之餽斛大
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
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問文王之命
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夫終身無聞猶書曰
暨厥終罔顯也臣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
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夫讀夫一大也大山
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太同
見史記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此註但金始夫

遂上泰山刻石立石其辭曰
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
句凡十二句

何以愛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
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香方矢復射當是時猶象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
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透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神能守下潛黃泉指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女林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始矣
夫引之盈貫離弓而至蒲也前手直而肘
射也適去也背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
在弦上奮於弦上者縱矢而五來之矢又
離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
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透巡者面向高山
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透巡二
分其足一分在崖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

目為斷月
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句凡十二句

翼音義曰恂爾雅云恂慄也
謂戰也何承天纂云吳人呼
舜目為恂目

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
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
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
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
境鬼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
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
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
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
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
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

世三晉通入...
相亦...
蝶...
註自快得意

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
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
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乎人貴人賤哉
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
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
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
踴躍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矣知
人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

○與 老子

○無間 老子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

疏云楚文王共凡 僅侯同生 論合從會盟之事 凡 是國名 周公之後在汲郡界 今凡城 是也 三者為不敬鬼神 尊賢養民也

○老子四十三章 既以為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音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
濫也盜人不得劫非肉威所能屈也伏戲
黃帝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
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繩乎太山而
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
細而不備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既
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楚王與凡君坐
故日月既以與人己愈有

德之符

存已係於天

少焉楚主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
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
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
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
存存一息失者既不足以自斂則得者亦
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
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反
 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
 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
 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
 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
 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喚予知之將語
 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

口知者 老子率六章 知者不知 言者不知

五燈會元五松子誠禪師法 編澧州來山善會禪師傳眼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前後人名皆是寓
分別知有思惟心者無為謂自然者此
狂者得在也屈者攝然如槁木之技也此
書得狂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得狂而相
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故難出許多說語問而不知終是此
中無老僧面前無關梨也

故聖人不言也

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中不生猶是五天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開黎問如何是來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老子德不德之章第三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爲之無以爲上德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德之德則棄日月而仍之故天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莊子卷七

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謂真是任風似之似迹也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

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

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

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傳燈三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傳心印破執顯宗不謂教外別傳不

在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

○莊子以禮爲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

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

其實也外飾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

亂之首也聰明墮肢體此爲道之損損者

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忘其故吾之

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

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

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

爲者也大人則幾之其易也三字莊子又

法若作人則日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

唯大人則幾之矣

○點明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點明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死生往來不物皆然

莊子卷七

○初生有為為患者不說

易復卦復亨出入无程復
子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
也長道於外出也陽生非自
外也來於內
易剝上九碩果不食諸諸陽
消利已盡獨有上九
存如碩大之果不食將見復生之理
山地剝三三 地雷復三三

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

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
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下二句易說上二句難說自如花木之發
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
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
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其便是此意
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
在種人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

王僧詮云
復也君子居德則為民覆蔭小人則下

萬物者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純綱紀也
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
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
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
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
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
落黃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
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
矣臨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
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
一者無分別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
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
問在屈在屈中欲出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在屈聞之以黃帝為知
 言此數行解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
 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
 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

易乾文言曰乾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直巨利大矣哉乾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雖大合為巨
 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故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
 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鳥短
 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

不思議之妙理物也
 神明至精所為
 誰能極知其根元

斷梅為語

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者若死灰真其實
 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
 謀彼何人哉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
中呈好手紅心心中與誰釋氏所謂好手好
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汝度是
夫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相者元氣
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
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
來舍矣德將加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
天下之廣居也睡無知而直視之貌積之
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亦于亦然
無亦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
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

主泉遠云二老相見各有來
 出明暗互換強弱相持檢點
 藉來大似感偷賊物要識他
 用處磨一條柱杖兩人擎好
 手中中呈好手息于禪林類
 聚卷之十肢體
 出入無時者孟子告子上篇
 之語
 天下之廣居者孟子盡心下
 篇之語

○媒黃佩切音昧同及不明也

疏云承由之得道人舜師也

答之未已而自聾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
 故妙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
 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
 故事也媒媒晦晦若忽無見也彼既無心
 而我亦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
 夸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
 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
 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就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疏云承由之得道人舜師也

圓覺經云四大各離合者妄
身處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
無体和合為相實同幻花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順
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
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
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
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
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
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
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夫道窅

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

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卯生

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也
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
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形也
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
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
胎生卯生濕生皆原本於此此意蓋謂人
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

金剛經云一切眾生類若
身離海集禽得陽數陽數無窮
為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未法身莊子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之意亦如此
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
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
勞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化之間夫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
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所有旁太
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
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於此道也
四肢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
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力不定也即是

應接於物

應物論

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
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谷徹上徹
下無非此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道而也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
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
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
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
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

感而後

初

觀之生者暗音陰醜與噫氣之意同物也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
是非傳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
以知惠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
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
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
始純亦不已也中言運量萬物而不應物而
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
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
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
則為萬物皆從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如此而不應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
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

莊子卷七

在人身

而為人即造物

是非是說為何

○玉子簡車於元

正宗寶木祖傳曰說成峽壇
應真皮囊益壽多骨節

翼曰木實曰菓草實曰實
反語文之在木曰果在草曰實
云果桃李之屬其氣血之屬實
聖人所過

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為也有人其
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醜醜形於天地之
間甲故曰醜醜為人將及於宗宗者萬物
之初也噫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為疴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
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
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刺人身
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
太藏經中許多說語多出於此堯桀是非
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自
年之間縱有長短此之天果嶺有理人倫
地須臾而此數語亦好
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和聲

卷七

和聲

○音朱成切潛也增韻潛注
 水流射也
 ○動月韻說文排也徐曰動然與
 起有年排排也廣白華也
 ○油然
 禮記樂記油然生矣註新生好貌也又
 者音余救切莊子油然若然
 ○錫韻
 易動切德化貌也莊子油然若
 然李軌讀
 易動辭動靜有常剛柔斷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註方諸事情承向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
 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其生也有時其種也
 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
 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
 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
 相凌壽夭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
 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
 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
 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適時有逆
 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適者化也
 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

繫離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云究神知
 化德之盛也
 精研其義入神

本義曰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
 常理也云云又云精研其義至於入神
 屈之也然乃所以為出也致用之本
 利其義用元道不安信之極也然乃
 以為命出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
 相感也
 本義云下字之事其力於
 過也
 本義云下字之事其力於
 義利也
 本義云下字之事其力於
 已自也
 本義云下字之事其力於
 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足示感應自
 然之理而已

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
 忽然而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
 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易之所謂窮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
 神知化者也
 之類悲之解其天毀墮其天衰紛乎死
 乎魂魂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而有人物之類自以為悲悲哀愚惑也毀藏
 之物也衰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自裹而
 不明也
 墮落也棄之也紛乎死乎死轉也言變化
 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

且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不形之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在，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者，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絕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深

穠似稗而布地生穠草也
穠草似稗實細

道無形迹

道無名功

造其至妙之地。此明見無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見而有所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徼矣。故曰明見無徼，辯不若默。總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自聞不如不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東郭子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口潤如予切又五昂切堯去切

傳燈二十八會元一葉忠國
師傳語云僧曰無情說法
問曰又云僧問如何是古佛
心國師曰掃壁瓦礫是

尾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

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條說
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是碾熾然常說即
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
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
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稀者以足躡
家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此也下監市之
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
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
况正市令司也獲人名
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

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官

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濇

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

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徬徨乎馮閱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
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精粗得之

何疑吾言者乎

猶洋洋猶狃便旋也

○馮庚白普耕切又薄庚切馮閱
大分虛高閱虎橫切閱深遠也
百大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
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
之際

二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
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忘已見而
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
而同論安有終窮調問和安也澹靜漠清
調問皆形容無為之妙而巳寥廓也巳與
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此一之妙則巳之
志願足矣故曰寥廓也志此四字下得簡
而有力既無往矣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
無所止宿之地上一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
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
但見其彷彿馮閱入於太知之中而不以知
其所窮極矣彷彿倘佯也馮閱虛曠也大
知至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謂盈

常有欲觀其微

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
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在崖際則窮於
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此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無窮
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
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
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
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
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
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
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如何

宿五

也然

世尊入滅時常隨給侍之侍者阿難以四事問佛曰世尊滅後結集諸經以何等字可安置于最初佛言如是又問佛曰世尊滅後有惡性比丘則如何佛言可點實也又問曰世尊滅後以何修行佛言可為心地修行所謂禪定是也又問曰世尊滅後以何人為師佛言波羅提木叉

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經我聞一時之上教如是爾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也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

此註未德當

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崑崙之外崑崙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孰聽其狀貌昏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

字所_有矣_何從_{至於}宥然空然者乎_{圓覺}
 日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
 謂效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
 無為無所_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
 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
 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也
 大馬
 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太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
 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
 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
 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
 馬也無鉤也大司
 道之主為
 立不處者乎
 天下

官僚者

馬之屬有銀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
 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
 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
 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
 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
 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
 於老况道之無為無不為者
 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在猶今
 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在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

為氣所化

造化之理生

豈可

雖然本末五物不同

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
 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
 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
 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
 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辨而為天

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
 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借今而答
 有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
 為氣所昏也昔且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
 也故能受之今之昧昧者虛靈知覺者不
 在故又有所求而未可知也無今古無始終
 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而造化
 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後待其有
 而後知之也自此人類則有此子孫自此
 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
 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
 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
 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而後死
 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
 變換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

一也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
 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
 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
 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
 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
 一自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
 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
 之相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河復矣形迹
 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
 有物而不知物也顏淵問乎仲尼曰聞嘗聞
 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固敢問其
 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五心之遊

目以心聞與物逆順見役於內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
 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
 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
 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
 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
 相將迎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目以心聞則爲內化

○數非俗字疑西切音廣道
某因之通補

與物相劇相及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故百令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適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劇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采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故曰相整以稀草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圍圍官室者謂其以此為窠曰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

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山林與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之意者
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臯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勢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心樂既樂則

知人曰知之

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
 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
 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
 主人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
 可見者也可見者天也不可見者天也
 其所不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
 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
 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
 入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
 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全言則無言矣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
 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
 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
 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穰如羊切壤平舌豐也
 汝兩切音壤美我同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
 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
 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
 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穰而指他人

不見足稱於一事

無為自

然久而得益

莊子卷七

三五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朽
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後徒也
子也偏得獨得也世臣僕也盡然分明之意
繫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軟掌獲支離
也酒然異之者言見其滿漚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乃祀神饗只是

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
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而南不
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
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
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
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一人皆不
知其所以行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
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觀
者是也亦釋然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為
之制步伊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

杓音標音強亦作勺音灼
觀音趨音娶伺視也
正宗讚南泉願禪師傳一日
到莊莊上預備油飯迎奉師
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
何得排排如此此主曰昨夜上
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主
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觀見

借問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却破鬼神觀見師曰上地前更下一分飯了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
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於罔害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
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
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
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

屈之屢動作容心則

斲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
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
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坏多音匪反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十
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鯢鱓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雖小
所尊也先善與利言若出則利入也堯舜
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

人必尊敬之。今長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亦獨也。砌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遊世而無名也。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宜也。簡影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止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心墻也。日中穴墻，則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越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

視道云

待

往來類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

心
二祖慧心曰立雪求安心達上
云將心來為汝安可云求心終
不可得云為汝安心是取意

自說

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蠅越鷄不能
伏鵠郊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
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
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在者不自得亦猶
有鸞者之無所見聞也彈開也我之形與
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
欲所蔽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
相求不能相得我力求心不可得而夫
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龜勉以求

乃脫之意

諸本 羸作翼
羸音義龜古鶴字

聞道亦庶幾其能使乎越為此語未有脫
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
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為謙言
非果辭窮也亦蜂小蜂也蠶蠅中太虫蟲
也越雞小曾鷄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
化大蟲小雞不能覆太卵此喻其力量尚
小不能點化汝也
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
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入偕來之眾也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

吾咎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
 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
 聃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
 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規韻會實韻規志切集自
 敬尋親自矣類木子車讀
 正問古頌小註黃者古教不
 心中開欲免心中開但應看古教

傳燈錄二十九文益頌免心
 問但知者直教

揚子法言第二學行篇曰天
 降生民僞爾顯蒙註云顯蒙
 頑愚也爾馬光曰顯與專同
 會元卷五藥山惟儼禪師傳
 云山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
 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
 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
 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惣不得子作
 廢生師阻措頭曰子因緣不在
 頭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

可憐哉越九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備
 吾咎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者
 也夫其知而不知則人以為愚矣朱專
 也朱愚猶顯蒙也若有心乎愚者則反為
 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
 不可得釋此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
 一也若汝也見汝肩聃已知汝為未知道
 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
 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
 而無歸著也白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
 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
 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何憐憫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退就家中思惟旬日

音義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
應兒李惠奇未盡也

酒相皇切音從雪也
願比死者二酒之

扁海云飛曰離離走曰壯壯
又云門關鍵

梃女履尼質一反止也絡系

莊子卷七

四十一

曰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
辭辭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鞵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鞵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
放道而行者乎
有惡其中自惑故曰自自然然孰哉孰與熟
纜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
鞵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也也者皆執
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扼則繁多
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內

鞵故郭切音縶縛也曰刀飾

捷去音巨碾切關也閉也

牡莫德切玄曰父曰檢居掩切音

檢束也曰捉與捉同尼質切又乃里切也

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扼則綢
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未
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
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
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况欲
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
也能循自然而行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
此至人之事也

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
病也若越之聞大道儼猶飲藥以加病也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
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筵而知吉

益不 老子公德之厚 三章五十五句 益不 老子公德之厚 三章五十五句 益不 老子公德之厚 三章五十五句

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會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聽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有九病人有九問 病者有九病人有九問 病者有九病人有九問 病者有九病人有九問

大惠恭曾侍郎書云悟即須 直到青人親證處方為大休

親 美良里切音以捉也又魚列 切音薛子拾取衣也俗作親作捏

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已而能定也 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念諸人而求已不以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已不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嗑喉也嗔聲乾也赤子嗔而聲不乾無密心而不傷其和也握屈下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特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瞶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在外物則為偏矣與與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

師家作略也不許

直區古人將德與志為大材
大惠於曾卦復書云則明長

經曰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
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
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攢不相與為性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
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超出初半

世間惡害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之經未其

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
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
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
立處非真是也冰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
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
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攢相觸也為怪
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
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
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
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而非也兩字分勝
不是實語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
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
未也則當別有語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
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禍福無

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
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
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
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
解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
其人人有循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
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
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
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天集錄也

中庸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

二十六章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敗之自此以下莊子之言至理也字胸中
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
也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
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
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
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
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天亦歸之舍止
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
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
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
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
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
是也即是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者不
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
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錯言慎
易離初九履
之元外
錯也
幾躁動

萬物皆備於我也者孟子盡心篇之語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周易坤卦文言之語也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入也。不足以消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慮之地。而其死之應物。隨睡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連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此。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消我胸中。海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消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

詭然善

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消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他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其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假非者也。更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

增韻又曰所攻治者曰書又曰然曰業史記業已爲之

政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失業不訓事令人
人且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
此之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思
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
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
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券內者
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券內者
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
跋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

吾身不能容

身不能容也

券
區願切契也券別之書以力
券也券米積爲要約之書
也相約束結繩爲恨毛
分不從力分作券古倦字

感離空業

人道絕

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
也即孟子所謂未則得之

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
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亦
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
求死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
賈人也跋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
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所尊而不
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
是其行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
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
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於
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
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

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兵

莫懼于志志者心有所著也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懼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鏖鏖故

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即所謂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此語最切所惡

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

一有必歸金而欲他無而我有是私物也 一和道之入 世道也

心既彼我

不思善不思惡

禮蒙於中云塩官因有講僧來參師問曰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於無盡略說則有四種法界師堅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

以備成毀二事分而為一以道觀之一而

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

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

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故出而不反見其

乎備者其有以備也應於外者能反於內

鬼出而得是謂得死則為德焉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

日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

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執

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滅而有實

死之心不可復變即此意也實者實則鬼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實者

洗心退藏于密
易曰以貢以聖人以此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
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有不能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
有為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
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
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
喪也以死為友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

喪
仕失位曰喪
於喪乎禮記
論語三子何患
於喪乎禮記

晉
奇義云昭景甲三姓楚同宗
也著對者世人處對邑而光
著久也
陶淵明歸去來辭寓
形字內

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
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
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
物言窮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
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寄以
死為樂絕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
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
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
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
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

有我

次弟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二
 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
 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
 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二
 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
 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
 文字有生氣也反披然曰移是嘗言移
 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底黑也亦
 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
 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

一物同物論

臘冬至後三戌臘祭得斷股
 只清紀周曰腊祭秦曰嘉平
 漢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神也
 禮記月令註臘謂以甲獵所
 獲禽獸祭也
 臘牛百葉也白在上耳百葉
 牛壯也○臘下合切歲終合祭
 諸神之名○臘牛百葉會牛壯也
 旺腹壯也○骸下之下天足大相
 毛肉也

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
 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
 皆不當言言多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
 而其所以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音胾音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胾足脂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
 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
 於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
 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
 是在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
 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

是

又提起移是字

特註

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便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舉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上面既結一結再說是以生為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

實報也復也

與輾固是長初身事
輾也

父母踏子定則

非相乘孰為者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者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實本也因其節一已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惟其因此自私自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其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天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弗笑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鶯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說舞又踞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鶯兒則以媼太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

婦於去音服婦天以氣服地以形婦
樂記與婦復音萬物之左婦極

通貫育也 謝和也 胎又思
加同音

莊子卷七

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行而踰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
之忠其怒也若兄踰弟之足則媮謝之而
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
父母也若父母而踰其子之足則媮與媮
亦無之矣情親之至日相孚也至禮有
不入謂禮之至者無入己之分忘其揖遜
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而度
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密於謀度也至仁無
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
言不待以金寶為符也辟音屏除也踰足
之喻為下而禮義
智仁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 解心之 謬去
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辭 有所較系縛

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慙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六者能停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
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
才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
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胸中不
下焉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與兒之
全我中有道

光也性者生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
 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
 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
 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為有為而流於
 人偽則為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
 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
 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
 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
 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知者
 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
 子西子固曰下所云出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亦勿論

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
 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
 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
 不得已且無非我若雖相反而其實未嘗
 不相順此又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
 是般說話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
 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
 俛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
 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
 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
 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俛乎人能自
 斃於人也俛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

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捨若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盡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入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盡唯蟲能矢，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揆。

一列衣去

一列衣去

一列衣去

罪人不愛其身故

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椽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卽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得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其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揆，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道。夫復謂不餽而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

忘人忘人，因以為天矣。復，反復也。道也。復，反復也。道也。復，反復也。道也。復，反復也。道也。

○後天里切音取相也揆也
○捨昌者切車上音到家開也

○捨昌者切車上音到家開也

易復卦復亨出入無疾朋來
三三

習孰也。不醜者不以遺事於人也。言此道在己已不是賣貨。但知為己而無為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總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心賈之。彼故鬱之。觀此。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可知。不醜之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以為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

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為二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為。於世無所容。心雖為亦無為也。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即是無為。無不為。又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必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